

沙太史力助刘知事送瘟神

□彭伟 丛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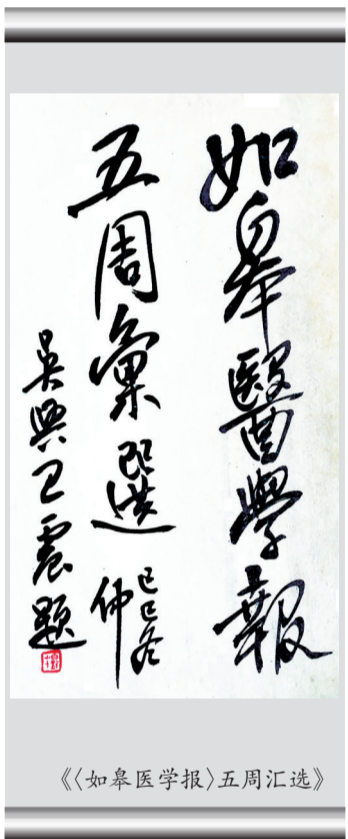
沙元炳,字健庵,清末进士,翰林院编修,故而坊间俗称“沙太史”。他是如皋籍诗人、实业家、教育家、收藏家。“沙太史”还是一名医家,皋地杏坛领袖,如皋医学研究社社长、如皋中医医学会名誉会长。

沙太史素来重视疫情防控。作为传统文人、医家,他撰有《〈如皋防疫公所成绩书〉序》,反思治疫的政治价值。沙元炳阐述:古代明君治国,很是看重大荒大札(大瘟疫、大饥荒)的问题。面对疫情就是面对大病,需将民众迁徙。疫情盛行时,人人无力,市场萧条,国家无法征税。此时,物价部门的官员还要禁止抬高物价,政法部门的官员还要考虑减轻刑罚,才可以安抚百姓、维护国家的利益。后人只知道荒灾时需要救济,而其余早已生疏。每每疫情(特指清末)来临,官员不能预测,大人、小孩纷纷病死,最后只能祈祷上天,祭祀祖先。士子、君子们只能说道说道,讥笑他们的愚昧,别无他法。

疫情防控即公共卫生的维护,是国家不可忽视的。幸遇两位明智人士——沙太史、刘式譔,如皋百姓方于民国初期胜利抗疫。查阅《如皋市志》,民国六年(1917),刘式譔出任如皋县知事。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状元刘春霖(1872—1944),本是河北肃宁人,后迁居天津。他生有两子,长子就是刘式譔。这位刘知事一向敬仰沙太史。据《中国防疫史》《上海档案史料研究·第21辑》记载,1919年的上海,多灾多难,流行全球的流行感冒及起源于香港的霍乱均入申城。是年3月,流感疫情在上海达到高潮,疫情又流入江北南通。沪通两地的疫情引起了如皋乡绅、医师们的警惕。沙元炳在《〈如皋防疫公所成绩书〉序》中回忆,友人黄家政医师时在南通。如皋人黄家政(1889—1965),字季平,先后就学于宏文学院、日本千叶县医药专门学校,毕业后于南通任职。1919年7月,他致信刘式譔、沙元炳诸君:疫情来袭,希望乡人有所预防。刘知事即刻通知相关人士,召开紧急会议,进行商讨。会议决定采取以下严厉的防疫措施:对于道路、厕所、猪圈附近不干净的人,进行警戒;对于吃水产、水果引起身体不适的人,进行治疗;对于其他疫区来如的人士,禁止入城。上述措施,既有城内隔离,又有城外检查,有效地切断了

了传染源。

仅过数天,又聘请数名西医医师,在德辅医院辟出专区,建立如皋防疫公所,由院长泰兴闾君



《〈如皋医学报〉五周汇选》

负责,县里派人监督防疫工作。沙元炳撰写《〈如皋防疫公所成绩书〉序》,不会于序言中老王卖瓜自卖自夸——未曾提及他在建立防疫公所中的功劳。实际上,如皋防疫公所与他关系密切。那位序言中提及负责如皋防疫工作的泰兴闾君,正是闾行建。《如皋县卫生志》记载,闾行建(1871—1943),字德辅,他与黄家政先生是校友,光绪年间毕业于日本千叶县医药专门学校。回国后,先后在南京、南通任职。经状元张謇推荐,闾行建结识沙元炳,来如出诊。1915年,闾君创立如皋医院,得到沙元炳的帮助。沙元炳将沙家花园11间房屋租给闾行建。医院是私立医院,后来便更名为德辅医院。因地利、人和,于是如皋防疫公所于此建立。

经过刘式譔、沙元炳、闾行建诸君的共同付出,如皋疫情得到抑制。前后三个月,他们早出晚归,奔波不息,忙于疫情:染病人数共计819名,其中616人得到救治,41人死去,花费1000余元银币。

无论办实业还是治疫情,沙

元炳都是敢于创新的。这次成功送走瘟神,无疑得益于他大胆聘请西医。他肯定泰西防疫的方法,有助于达到君王理想治国的结果。沙元炳对西医的赞许,不是崇洋媚外,而是兼容并包。他也看重中医抗疫。他在《〈如皋防疫公所成绩书〉序》末尾述及“同时为育德堂医士治疗者别有书”。这说明1919年如皋抗疫中,如皋育德堂的中医医生也有贡献。可惜“别有书”(关于育德堂抗疫的文章),至今尚未发现。

日后,沙元炳率领如皋众多知名中医(陈爱棠、黄星楼、严笑鸠、吴慕陶等),创办医学研究会,印行《如皋医学报》,始终不忘宣传中医抗疫。《如皋医学报》《〈如皋医学报〉五周汇选》等都刊出沙元炳关于中医的论述:中医为我国最早之学说,与人生有密切之关系,颇有研究价值……《如皋医学报》也刊出大量探讨治疗瘟疫的中医专文,有曹炳章《霍乱寒热辨证》、黄星楼《治痧感言》、贾挹清《诸疫治法辨》、繆民泽《霍乱与急性肠炎之证治》、刘景素《霍乱概论》、严禹门《瘟疫本即伤寒辨》、赵海周《猩红热》等。

直到晚年,沙氏还利用中西医结合,诊治传染病。笔者所存抄本《沙君元炳哀启》记载,1926年春夏,沙氏家中先后有五六人感染猩红热,沙元炳子女中,老六(女儿)和老七(儿子)相继夭折。患病的没有康复、健康的顾忌瘟疫,于是按照西医的方法,全家人分为三四处居住。沙先生早出晚归,为病者治病、为健康者打扫卫生。连续多日,他积劳成疾,最终不幸逝世。其可谓战“疫”至死。

始自沙元炳1919年治疫,日后如皋人预防疫情多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。1929年7月16日《如皋医学报》刊出新闻《时疫施诊所不日开幕》:

时届夏令,疫邪流行,我皋世界红卍字会如皋分会、市行政局、市救济院、育德堂、中西协会,鉴于时疫问题之重要,内分中西两部,购办救急药品多种,由中西医士分别担任诊务,将来造福桑梓、救济灾黎,必定无涯也。

如皋人记得沙元炳、刘式譔的抗疫功绩。陈君樛(即陈君谋)作有《挽沙健庵社长诗十章》,首句便是:疫痧儿女痛连殇。此句伤心的“疫痧儿女”,往小处说,是患有猩红热的沙氏儿女;往大处说,何尝不是那些如皋疫情中受到沙元炳、刘式譔恩惠的患者呢!

链接

沙元炳与《〈如皋医学报〉五周汇选》

□苇航 王小星

创办《如皋医学报》是民国时期如皋医界的一件大事。《如皋县志》记述较为简单:“《如皋医学报》,1923年夏创刊。县中医医学公会主办,主编黄星楼,4开4版,月刊。由南通‘通新印刷公司承印’,发行数1000份。1932年该报因经费短缺停刊。”虽为县人办报、印量有限,但《如皋医学报》不可小觑。据《〈如皋医学报〉的回忆》(见《如皋文史资料》第1辑)的记载,《如皋医学报》可谓名扬四海,订阅者有北京、武汉等地的大学和新加坡及菲律宾等国的华侨。

笔者存有数册《〈如皋医学报〉五周汇选》,可以帮助我们重温那段医史书话。此书16开,如皋医学报社同仁汇编,民国十九年(1930)12月出版,由位于城内冒家巷的如皋精诚印刷社印刷,代售处有上海、掘港和岔河三地。题眉者是海安韩国钧先生。扉页提名者是著名画家王震。扉页印有红色的“如皋医学报社职员”“《〈如皋医学报〉五周汇选》职员”。“黄星楼是主编”的记载并不准确。《〈如皋医学报〉的回忆》里曾说,1927年“如皋中医公会”改名“如皋中医协会”,《如皋医学报》也改属“协会”,并开始由黄星楼出任主编。《〈如皋医学报〉五周汇选》所汇内容为该报创刊后五年的医文,时任编辑依然是李慰农、严笑鸠和陈爱棠。听陈家后人说过,《〈如皋医学报〉五周汇选》的出资者正是陈先生。当年,沙元炳、陈爱棠都是如皋中医界的领军人物。

作为如皋医学研究社社长、如皋中医医学会名誉会长,《〈如皋医学报〉五周汇选》刊载了多篇有关沙元炳的作品。其中,《社长答辞》肯定了研究中医的实用价值。另有《社社长评朱瑞堂〈舌苔论略〉》《〈难经编正〉序》,充分彰显了沙元炳的医学理念。近来坊间传说,当年沙元炳为张謇及沈寿出诊,总是带着另一位名医前往南通——沙元炳不通医术。事实很清楚,他很精通医术。理由如下:1.《张謇日记》都记述沙元炳多次为张謇及友人出诊,未曾提及及其他医生;2.《社社长评朱瑞堂〈舌苔论略〉》《〈难经编正〉序》都是沙氏的医学专文,他素重人品,不至于请人代笔;3.他晚年为家人诊治猩红热。其子女所记《沙君元炳哀启》,也未提及研究猩红热的专家赵海周登门出诊。沙元炳的医学才华得到如皋杏林认可。《〈如皋医学报〉五周汇选》还刊有《挽沙健庵社长诗十章》《挽沙社长联》,称赞沙元炳:本慈悲治百病,训词可质大医王,皆为沙先生的真实写照。